

薑齋先生詩文集

六

開化圖書館
Kaizhu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詩譯

薑齋詩話卷一

船山遺書六十三

衡陽王夫之譔

王仲淹氏之續經見廢於先儒舊矣續而僭者七制之詔策也仲淹不任刪七制之主臣尤不足述也春秋者衰世之事聖人之刑書也平桓之天子齊晉之諸侯荆吳徐越之僭僞其視六代十六國相去無幾事不必廢也而詩亦如之衛宣陳靈下逮乎溱洧之士女葛屨之公子亦奚必賢於曹劉沈謝乎仲淹之刪非聖人之刪也而何損于采風之旨邪故漢魏以還之比興可上通于風雅檜曹而上之條理可近譯以三唐元韻之機兆在人心流連泆宕一

出一入均此情之哀樂必永於言者也故藝苑之士不原
本于三百篇之律度則爲刻木之桃李釋經之儒不證合
于漢魏唐宋之正變抑爲株守之兔豎陶冶性情別有風
旨不可以典冊簡牘訓詁之學與焉也隨舉兩端可通三
隅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盡矣辨漢魏唐宋之雅
俗得失以此讀三百篇者必此也可以云者隨所以而皆
可也於所興而可觀其興也深於所觀而可興其觀也審
以其羣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羣羣乃益摯出於
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遊于四情之中情無所窒作者用

一致之思讀者各以其情而自得故關雎興也康王晏朝而卽爲冰鑑訐謨定命遠猷辰告觀也謝安欣賞而增其遐心人情之遊也無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貴於有詩是故延年不如康樂而宋唐之所繇升降也謝疊山虞道園之說詩并畫而根掘之惡足知此

采采芣苢意在言先亦在言後從容涵泳自然生其氣象卽五言中十九首猶有得此意者陶令差能彷彿下此絕矣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眾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非韋應物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所得而問津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以樂景寫哀以

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知此則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技
前與唯有終南山色在清明依舊滿長安情之深淺宏隘
見矣況孟郊之乍笑而心迷乍啼而魂喪者乎

唐人少年行云白馬金鞍從武皇旌旗十萬獵長楊樓頭
少婦鳴箏坐遙見飛塵入建章想知少婦遙望之情以自
矜得意此善於取影者也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啾啾
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獫狁于夷其妙
正在此訓詁家不能領悟謂婦方采蘩而見歸師旨趣索
然矣建旌旗舉矛戟車馬喧闐凱樂競奏之下倉庚何能
不驚飛而尙聞其啾啾六師在道雖曰勿擾采蘩之婦亦

何事暴面于三軍之側邪征人歸矣度其婦方采蘩而聞
歸師之凱旋故遲遲之日萋萋之草烏鳴之和皆爲助喜
而南仲之功震于閨閣室家之欣幸遙想其然而征人之
意得可知矣乃以此而稱南仲又影中取影曲盡人情之
極至者也

始而欲得其歡已而稱頌之終乃有所求焉細人必出於
此鹿鳴之一章曰示我周行二章曰示民不佻君子是則
是效三章曰以燕樂嘉賓之心異於彼矣此之謂大音希
聲希聲不如其始之勤勤也杜子美之於韋左丞亦嘗知
此乎

庭燎有輝鄉晨之景莫妙於此晨色漸明赤光雜煙而黶
黠但以有輝二字寫之唐人除夕詩殿庭銀燭上熏天之
句寫除夜之景與此彷彿而簡至不逮遠矣花迎劍佩四
字差爲曉色朦朧傳神而又云星初落則痕迹露盡益歎
三百篇之不可及也

蘇子瞻謂桑之未落其葉沃若體物之工非沃若不足以
言桑非桑不足以當沃若固也然得物態未得物理桃之
夭夭其葉蓊蓊灼灼其華有蕢其實乃窮物理夭夭者桃
之穉者也桃至拱把以上則液流蠹結花不榮葉不盛實
不蕃小樹弱枝婀娜妍茂爲有加耳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胡然我念之亦可懷也皆意藏篇中
杜子美故國平居有所思上下七首於此維繫其源出此
俗筆必于篇終結鎖不然則迎頭便喝

句絕而語不絕韻變而意不變此詩家必不容昧之幾也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降者元鳥降也句可絕而語未終也
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甯父母意相承而韻移
也盡古今作者未有不率繇乎此不然氣絕神散如斷蛇
剖瓜矣近有吳中顧夢麟者以帖括塾師之識說詩遇轉
則割裂別立一意不以詩解詩而以學究之陋解詩令古
人雅度微言不相比附陋于學詩其弊必至於此

知池塘生春草胡蝶飛南園之妙則知楊柳依依零雨其
濛之聖於詩司空表聖所謂規以象外得之園中者也
賜名大國號與秦與美孟姜矣美孟弋矣美孟庸矣一轍
古有不諱之言也乃國風之怨而誹直而絞者也夫子存
而弗刪以見衛之政散民離人誣其上而子美以得詩史
之譽夫詩之不可以史爲若口與目之不相爲代也久矣
魯頌魯風也商頌宋風也以其用天子之禮樂故仍其名
曰頌其郊禘之升歌也乃文之無慙侈心形焉鼓咽咽醉
言歸于胥樂兮與鏡吹白紵同其管急絃繁之度雜霸之
風也鮑昭李白曹鄴以之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語似排偶而下
三語與上一語相匹李白劍閣重開蜀北門上皇車馬若
雲屯少帝長安開紫極雙懸日月照乾坤竊取此法而逆
用之蓋從無截然四方八段之風雅也

謝靈運一意回旋往復以盡思理吟之使人卜躁之意消
小宛抑不僅此情相若理尤居勝也王敬美謂詩有妙悟
非關理也非理抑將何悟

用複字者亦形容之意河水洋洋一章是也青青河畔草
鬱鬱園中柳顧用之以駘宕善學詩者何必有所規畫以
取材

興在有意無意之間比亦不容雕刻關情者景自與情相
爲珀芥也情景雖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
樂之觸榮悴之迎互藏其宅天情物理可哀而可樂用之
無窮流而不滯窮且滯者不知爾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
浮乍讀之若雄豪然而適與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相
爲融浹當知倬彼雲漢頌作人者增其輝光憂旱甚者益
其炎赫無適而無不適也唐末人不能及此爲玉合底蓋
之說孟郊溫庭筠分爲二壘天與物其能爲爾闔分乎

詩譯

薑齋詩話卷一終

序

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樂語教國子成童而習之迨聖德已成而學韶者三月上以廸士君子以自成一惟於此蓋涵泳淫泆引性情以入微而超事功之煩黷其用神矣世教淪夷樂崩而降于優俳乃天機不可式遏旁出而生學士之心樂語孤傳爲詩詩抑不足以盡樂德之形容又旁出而爲經義經義雖無音律而比次成章才以舒情以導亦所謂言之不足而長言之則固樂語之流也二者一以心之元聲爲至舍固有之心受陳人之束則其卑陋不靈病相若也韻以之諧度以之雅微以之發遠以之致有宣昭

而無罨靄有淡宕而無獷戾明於樂者可以論詩可以論
經義矣余自束髮受業經義十六而學韻語閱古今人所
作詩不下十萬經義亦數萬首既乘山中孤寂之暇有所
點定因論其大約如此可言者言及之有不可言者誰其
知之庚午補天穿日船山老夫敘

圖
化
開
k
a
r
h
u
a

夕堂永日緒論內編

薑齋詩話卷二

船山遺書六十四

衡陽王夫之撰

興觀羣怨詩盡於是矣經生家析鹿鳴嘉魚爲羣柏舟小弁爲怨小人一往之喜怒耳何足以言詩可以云者隨所以而皆可也詩三百篇而下唯十九首能然李杜亦髣髴遇之然其能俾人隨觸而皆可亦不數數也又下或一可焉或無一可者故許渾允爲惡詩王僧孺庾肩吾及宋人皆爾

無論詩歌與長行文字俱以意爲主意猶帥也無帥之兵謂之烏合李杜所以稱大家者無意之詩十不得一二也

煙雲泉石花鳥苔林金鋪錦帳寓意則靈若齊梁綺語宋

人搏合成句之出處

宋人論詩字字求出處

役心向彼掇索而不恤

己情之所自發此之謂小家數總在圈績中求活計也

把定一題一人一事一物於其上求形模求比似求詞采

求故實如鈍斧子劈櫟柞皮屑紛霏何嘗動得一絲紋理

以意爲主勢次之勢者意中之神理也唯謝康樂爲能取

勢宛轉屈伸以求盡其意意已盡則止殆無剩語夭矯連

蜷煙雲繚繞乃真龍非畫龍也

池塘生春草胡蝶飛南園明月照積雪皆心中目中與相

融浹一出語時卽得珠圓玉潤要亦各視其所懷來而與

深

景相迎者也日暮天無雲春風散微和想見陶令當時胸
次豈夾雜鉛汞人能作此語程子謂見濂溪一月坐春風
中非程子不能知濂溪如此非陶令不能自知如此也
僧敲月下門祇是妄想揣摩如說他人夢縱令形容酷似
何嘗毫髮關心知然者以其沈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
若卽景會心則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靈妙
何勞擬議哉長河落日圓初無定景隔水問樵夫初非想
得則禪家所謂現量也

詩文俱有主賓無主之賓謂之烏合俗論以此爲賓以賦
爲主以反爲賓以正爲主皆塾師賺童子死法耳立一主

以待賓賓無非主之賓者乃俱有情而相浹洽若夫秋風
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於賈島何與湘潭雲盡暮煙出巴蜀
雪消春水來於許渾奚涉皆烏合也影靜千官裏心蘇七
技前得主矣尚有痕迹花迎劍佩星初落則賓主歷然鎔
合一片

身之所歷目之所見是鐵門限卽極寫大景如陰晴眾壑
殊乾坤日夜浮亦必不踰此限非按輿地圖便可云平野
入青徐也抑登樓所得見者耳隔垣聽演雜劇可聞其歌
不見其舞更遠則但聞鼓聲而可云所演何齣乎前有齊
梁後有晚唐及宋人皆欺心以炫巧

一詩止於一時一事自十九首至陶謝皆然夔府孤城落日斜繼以月映荻花亦自日斜至月出詩乃成耳若杜陵長篇有厯數月日事者合爲一章大雅有此體後唯焦仲卿木蘭二詩爲然要以從旁追敘非言情之章也爲歌行則合五言固不宜爾

古詩無定體似可任筆爲之不知自有天然不可越之槩矧故李于鱗謂唐無五古詩言亦近是無卽不無但百不得一二而已所謂槩矧者意不枝詞不蕩曲折而無痕戍削而不競之謂若干鱗所云無古詩又唯無其形埒字句與其粗豪之氣耳不爾則子房未虎嘯及玉華宮二詩乃

李杜集中霸氣滅盡和平溫厚之意者何以獨入其選中
古詩及歌行換韻者必須韻意不雙轉自三百篇以至庾
鮑七言皆不待鈎鎖自然蟬連不絕此法可通於時文使
股法相承股中換氣近有顧夢麟者作詩經塾講以轉韻
立界限劃斷意旨劣經生桎梏古人可惡孰甚焉晉清商
三洲曲及唐人所作有長篇拆開可作數絕句者皆蠹蟲
相續成一青蛇之陋習也

以神理相取在遠近之間纔着手便煞一放手又飄忽去
如物在人亡無見期捉煞了也如宋人咏河魴云春洲生
荻芽春岸飛楊花饒他有理終是於河魴沒交涉青青河

畔艸與綿綿思遠道何以相因依相含吐神理湊合時自然恰得

太白胸中浩渺之致漢人皆有之特以微言點出包舉自宏太白樂府歌行則傾囊而出耳如射者引弓極滿或卽發矢或遲審久之能忍不能忍其力之大小可知已要至於太白止矣一失而爲白樂天本無浩渺之才如決池水旋踵而涸再失而爲蘇子瞻萎花敗葉隨流而漾胸次局促亂節狂興所必然也

海暗三山雨接此鄉多寶玉不得迤邐說到花明五嶺春然後彼句可來又豈嘗無法哉非皎然高棟之法耳若果

足爲法烏容破之非法之法則破之不盡終不得法詩之
有皎然虞伯生經義之有茅鹿門湯賓尹袁了凡皆畫地
成牢以陷人者有死法也死法之立總緣識量狹小如演
雜劇在方丈臺上故有花樣步步位稍移一步則錯亂若馳
騁康莊取塗千里而用此步法雖至愚者不爲也

情景名爲二而實不可離神於詩者妙合無垠巧者則有
情中景景中情景中情者如長安一片月自然是孤棲憶
遠之情影靜千官裏自然是喜達行在之情情中景尤難
曲寫如詩成珠玉在揮毫寫出才人翰墨淋漓自心欣賞
之景凡此類知者遇之非然亦鶻突看過作等閒語耳

更喜年芳入睿才與詩成珠玉在揮毫可稱雙絕不知者以入字在字爲用字之巧不知渠自順手湊著

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則山之遼廓荒遠可知與上六句初無異致且得賓主分明非獨頭意識懸相描摹也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自然是登岳陽樓詩嘗試設身作杜陵憑軒遠望觀則心目中二語居然出現此亦情中景也孟浩然以舟楫垂釣鈎鎖合題卻自全無干涉

近體中二聯一情一景一法也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雲飛北闕輕陰散雨歇南山積翠來御柳已爭梅信發林花不待曉風開皆景也何者爲

情若四句俱情而無景語者尤不可勝數其得謂之非法乎夫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離唯意所適截分兩極則情不足興而景非其景且如九月寒砧催木葉二句之中情景作對片石孤雲窺色相四句情景雙收更從何處分析陋人標陋格乃謂吳楚東南坼四句上景下情爲律詩憲典不顧杜陵九原大笑愚不可瘳亦孰與療之起承轉收一法也試取初盛唐律驗之誰必株守此法者法莫要於成章立此四法則不成章矣且道盧家少婦一詩作何解是何章法又如火樹銀花合渾然一氣亦知成不返曲折無端其他或平鋪六句以二語括之或六七句

深以

意已無餘末句用飛白法颺開義趣超遠起不必起收不必收乃使生氣靈通成章而達至若故國平居有所思有所二字虛籠喝起以下曲江蓬萊昆明紫閣皆所思者此自大雅來謝客五言長篇用爲章法杜東藏鋒不露搏合無垠何起何收何承何轉陋人之法烏足展騏驎之足哉近世唯楊用修辨之甚悉用修工於用法唯其能破陋人之法也

起承轉收以論詩用教幕客作應酬或可其或可者八句自爲一首尾也塾師乃以此作經義法一篇之中四起四收非蠶蟲相銜成青竹蛇而何兩閒萬物之生無有尻下

出頭枝末生根之理不謂之不通其可得乎

樂記云凡音之起從人心生也固當以穆耳協心爲音律之準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之說不可恃爲典要昔聞洞庭水聞庭二字俱平正爾振起若今上岳陽樓易第三字爲平聲云今上巴陵樓則語蹇而戾於聽矣八月湖水平月水二字皆仄自可若涵虛混太清易作混虛涵太清爲泥磬土鼓而已又如太清上初日音律自可若云太清初上日以求合於粘則情文索然不復能成佳句又如楊用修警句云誰起東山謝安石爲君談笑淨烽煙若謂安字失粘更云誰起東山謝太傅拖沓便不成響足見凡言

法者皆非法也釋氏有言法尙應捨何況非法藝文家知此思過半矣

作詩亦須識字如思應教令吹燒之類有平仄二聲音別則義亦異若粘與押韻於此鶻突則荒謬止堪嗤笑唐人
不尋出處不誇字學而犯此者百無一二宋人以博核見
長偏於此多誤杜陵以鄮侯鄮字作才何切平聲粘緣史
漢注自有兩說非不識字也至廉頗音婆相如音湘則考
據精切矣蘇子瞻不知軒轅彌明詩序長頸高結結字作
潔音穉子之所恥爲而孟浪若此近見有和人韻者以葑
菲作芳菲字音押雖不足道亦可爲不學人永鑒

唯孟浩然氣蒸雲夢澤不知雲土夢作乂夢本音蒙青陽
逼歲除不知日月其除除本音住浩然山人之雄長時有
秀句而輕飄短味不得與高岑王儲齒近世文徵仲輕秀
與相頡頏而思致密贍駸駸欲度其前

王子敬作一筆草書遂欲跨右軍而上字各有形埒不相
因仍尙以一筆爲妙境何況詩文本相承遞邪一時一事
一意約之止一兩句長言永歎以寫纏綿悱惻之情詩本
教也十九首及上山采薜蘿等篇止以一筆入聖證自潘
岳以凌雜之心作蕪亂之調而後元聲幾熄唐以後聞有
能此者多得之絕句耳一意中但取一句松下問童子是

已如怪來妝閣閉又止半句愈入化境近世郭奎多病文
園渴未消一絕髣髴得之劉伯溫楊用修湯養仍徐文長
有純淨者亦無歇筆至若晚唐餽湊宋人支離俱令生氣
頓絕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風暝鳥聲碎日高花影重
醫家名爲關格死不治

不能作景語又何能作情語邪古人絕唱句多景語如高
臺多悲風胡蝶飛南園池塘生春艸亭臯木葉下芙蓉露
下落皆是也而情寓其中矣以寫景之心理言情則身心
中獨喻之微輕安拈出謝太傅於毛詩取訐謨定命遠猷
辰告以此八字如一串珠將大臣經營國事之心曲寫出

次第故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同一
達情之妙

有大景有小景有大景中小景柳葉開時任好風花覆千
官淑景移及風正一帆懸青靄入看無皆以小景傳大景
之神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
私張皇使大反令落拓不親宋人所喜偏在此而不在彼
近唯文徵仲齋宿等詩能解此妙

情語能以轉折爲含蓄者唯杜陵居勝清渭無情極愁時
獨向東柔艣輕鷗外含悽覺汝賢之類是也此又與忽聞
歌古調歸思欲霑巾更進一格益使風力適上

含情而能達會景而生心體物而得神則自有靈通之句
參化工之妙若但於句求巧則性情先爲外蕩生意索然
矣松陵體永墮小乘者以無句不巧也然皮陸二子差有
興會猶堪諷咏若韓退之以險韻奇字古句方言矜其餽
輾之巧巧誠巧矣而於心情興會一無所涉適可爲酒令
而已黃魯直米元章益墮此障中近則王詭菴承其下游
不恤才情別尋蹊徑良可惜也

對偶有極巧者亦是偶然湊手如金吾玉漏尋常七十之
類初不以此礙於理趣求巧則適足取笑而已賈島詩高
人燒藥罷下馬此林閒以下馬對高人噫是何言與

一解奕者以誨人奕爲遊資後遇一高手與對奕至十數
子輒擲揄之曰此教師碁耳詩文立門庭使人學己人一
學卽似者自詡爲大家爲才子亦藝苑教師而已高廷禮
李獻吉何大復李于鱗王元美鍾伯敬譚友夏所尙異科
其歸一也纔立一門庭則但有其局格更無性情更無興
會更無思致自縛縛人誰爲之解者昭代風雅自不屬此
數公若劉伯溫之思理高季迪之韻度劉彥昂之高華貝
廷琚之俊逸湯義仍之靈警絕壁孤騫無可攀躡人固望
洋而返而後以其亭亭嶽嶽之風神與古人相輝映次則
孫仲衍之暢適周履道之蕭清徐昌穀之密贍高子業之

戊削李賓之之流麗徐文長之豪邁各擅勝場沈酣自得
正以不懸牌開肆充風雅牙行要使光燄熊熊莫能揜抑
豈與碌碌餘子爭市易之場哉李文饒有云好驢馬不逐
隊行立門庭與依傍門庭者皆逐隊者也

建立門庭自建安始曹子建鋪排整飾立階級以賺人升
堂用此致諸趨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紙揮毫雷同一律子
桓精思逸韻以絕人攀躋故人不樂從反爲所掩子建以
是壓倒阿兄奪其名譽實則子桓天才駿發豈子建所能
壓倒邪故嗣是而興者如郭景純阮嗣宗謝客陶公乃至
左太沖張景陽皆不屑染指建安之羹鼎視子建蔑如矣

降而蕭梁宮體降而王楊盧駱降而大[麻]十才子降而溫
李楊劉降而江西宗派降而北地信陽琅邪厯下降而竟
陵所翕然從之者皆一時和哄漢耳宮體盛時卽有庾子
山之歌行健筆縱橫不屑煙花簇湊唐初比偶卽有陳子
昂張子壽扞揚大雅繼以李杜代興杯酒論文雅稱同調
而李不襲杜杜不謀李未嘗黨同伐異畫疆墨守沿及宋
人始爭疆壘歐陽永叔亟反楊億劉筠之靡麗而矯枉已
迫還入於枉遂使一代無詩掇拾誇新殆同觴令□元浮
艷又以矯宋爲工蠻觸之爭要於興觀羣怨絲毫未有當
也伯溫季迪以和緩受之不與元人競勝而自問風雅之

津故洪武閒詩教中興洗四百年三變之陋是知立才子
之目標一成之法扇動庸才旦倣而夕肖者原不足以羈
絡騏驥唯世無伯樂則駕鹽車上太行者自鳴駿足耳
所以門庭一立舉世稱爲才子爲名家者有故如欲作李
何王李門下廝養但買得韻府羣玉詩學大成萬姓統宗
廣輿記四書置案頭遇題查湊卽無不足若欲吮竟陵之
唾液則更不須爾但就措大家所誦時文之於其以靜澹
歸懷熟活字句湊泊將去卽已居然詞客如源休一收圖
籍卽自謂鄮侯何得不向白華殿擁戴朱泚邪爲朱泚者
遂褻然自以爲天子矣舉世悠悠才不敏學不充思不精

情不屬者十姓百家而皆是有此開方便門大功德主誰能舍之而去又其下更有皎然詩式一派下游印紙門神待填朱綠者亦號爲詩莊子曰人莫悲於心死心死矣何不可圖度子雄邪

曹子建之於子桓有僊凡之隔而人稱子建不知有子桓俗論大抵如此王敬美風神蘊藉高出元美上者數等而俗所歸依獨在元美元美如吳夫差倚豪氣以爭執牛耳勢之所凌灼亦且如之何哉敬美論詩大有元微之旨其云河下傭者阿兄卽是揮毫落紙非雲非煙爲五里霧耳如送蔡子木詩一去蔡邕誰倒屣可憐王粲獨登樓恰好

安排一呼卽集非河下傭而何

元美末年以蘇子瞻自任時人亦譽爲長公再來子瞻詩
文雖多滅裂而以元美擬之則辱子瞻太甚子瞻野狐禪
也元美則吹螺搖鈴演梁皇懺一應付僧耳爲報鄰雞莫
驚覺更容殘夢到江南元美竭盡生平能作此兩句不
立門庭者必餽飣非餽飣不可以立門庭蓋心靈人所自
有而不相貸無從開方便法門任陋人支借也人譏西崑
體爲獺祭魚蘇子瞻黃魯直亦獺耳彼所祭者肥油江豚
此所祭者吹沙跳浪之鱸鯊也除卻書本子則更無詩如
劉彥昂詩山圍曉氣蟠龍虎臺枕東風憶鳳皇貝廷琚詩

我別語兒溪上宅月當二十四回新如何萬國尙戎馬只
恐四鄰無故人用事不用事總以曲寫心靈動人興觀羣
怨卻使陋人無從支借唯其不可支借故無有推建門庭
者而獨起四百年之衰

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豈以蕭蕭馬鳴悠悠旆旌爲出
處邪用意別則悲愉之景原不相貸出語時偶然湊合耳
必求出處宋人之陋也其尤酸迂不通者旣於詩求出處
抑以詩爲出處考證事理杜詩我欲相就沽斗酒恰有三
百青銅錢遂據以爲唐時酒價崔國輔詩與沽一斗酒恰
用十千錢就杜陵沽處販酒向崔國輔賣豈不三十倍獲

息錢邪求出處者其可笑類如此

一部杜詩爲劉會孟陲塞者十之五爲千家註沈埋者十之七爲謝疊山虞伯生汗鱗更無一字矣開卷龍門奉先寺詩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盡人解一臥字不得祇作人臥雲中故於闕字生許多胡猜亂度此等下字法乃子美早年未醇處從陰鏗何遜來向後脫卸乃盡豈黃魯直所知邪至沙上鳧雛傍母眠誣爲嘲誚楊貴妃安祿山則市井惡少造謠歌誚鄰人閨闈惡習施之君父罪不容於死矣

小雅鶴鳴之詩全用比體不道破一句三百篇中創調也

要以俯仰物理而咏歎之用見理隨物顯唯人所感皆可
類通初非有所指斥一人一事不敢明言而姑爲隱語也
若他詩有所指斥則皇父尹氏暴公不憚直斥其名歷數
其慝而且自顯其爲家父爲寺人孟子無所規避詩教雖
云溫厚然光昭之志無畏於天無恤於人揭日月而行豈
女子小人半含不吐之態乎離騷雖多引喻而直言處亦
無所諱宋人騎兩頭馬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禍及多作影
子語巧相彈射然以此受禍者不少旣示人以可疑之端
則雖無所誹諛亦可加以羅織觀蘇子瞻烏臺詩案其遠
謫窮荒誠自取之矣而抑不能昂首舒吭以一鳴三木加

身則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可恥孰甚焉近人多效此者不知輕薄圓頭惡習君子所不屑久矣

近體梁陳已有至杜審言而始叶於度歌行鮑庾初製至李太白而後極其致蓋創作猶魚之初漾於洲渚繼起者乃泳游自恣情舒而鱗鬣始展也七言絕句初盛唐既饒有之稍以鄭重故損其風神至劉夢得而後宏放出於天然於以揚扞性情馭娑景物無不宛爾成章誠小詩之聖證矣此體一以才情爲主言簡者最忌局促局促則必有滯累苟無滯累又蕭索無餘非有紅鑪點雪之襟宇則方欲馳騁忽爾蹇躓意在矜莊祇成疲茶以此求之知率筆

口占之難倍於按律合轍也夢得而後唯天分高朗者能步其芳塵白樂天蘇子瞻皆有合作近則湯義仍徐文長袁中郎往往能居勝地無不以夢得爲活譜才與無才情與無情唯此體可以驗之不能作五言古詩不足入風雅之室不能作七言絕句直是不當作詩區區近體中覓好對語一四六幕客而已

七言絕句唯王江甯能無疵類儲光羲崔國輔其次者至若秦時明月漢時關句非不鍊格非不高但可作律詩起句施之小詩未免有頭重之病若水盡南天不見雲永和三日盪輕舟囊無一物獻尊親玉帳分弓射虜營皆所謂

滯累以有觀字故也其免於滯累者如只今唯有西江月
曾照吳王宮裏人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此
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則又疲茶無生氣似欲
匆匆結煞

作詩但求好句已落下乘況絕句只此數語拆開作一俊
語豈復成詩百戰方夷項三章且易秦功歸蕭相國氣盡
戚夫人恰似一漢高帝謎子擲開成四片全不相關通如
此作詩所謂佛出世也救不得也

建立門庭已絕望風雅然其中有本無才情以此爲安身
立命之本者如高廷禮何大復王元美鍾伯敬是也有才

情固自足用而以立門庭故自桎梏者李獻吉是也其次則譚友夏亦有牙後慧使不與鍾爲徒幾可分文徵仲一席當於其五七言絕句驗之

論畫者曰咫尺有萬里之勢一勢字宜着眼若不論勢則縮萬里於咫尺直是廣輿記前一天下圖耳五言絕句以此爲落想時第一義唯盛唐人能得其妙如君家住何處妾住在橫塘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墨氣所射四表無窮無字處皆其意也李獻吉詩浩浩長江水黃州若箇邊岸回山一轉船到堞樓前固自不失此風味

五言絕句自五言古詩來七言絕句自歌行來此二體本

在律詩之前律詩從此出演令充暢耳有云絕句者截取律詩一半或絕前四句或絕後四句或絕首尾各二句或絕中兩聯審爾讐頭則足爲刑人而已不知誰作此說戕人生理自五言古詩來者就一意中圓淨成章字外含遠神以使人思自歌行來者就一氣中駘宕靈通句中有餘韻以感人情脩短雖殊而不可雜冗滯累則一也五言絕句有平鋪兩聯者亦陰鏗何遜古詩之支裔七言絕句有對偶如故鄉今夜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亦流動不羈終不可作江閒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平實語足知絕律四句之說牙行賺客語皮下有血人不受他和哄

大雅中理語造極精微除是周公道得漢以下無人能嗣
其響陳正字張曲江始倡感遇之作雖所詣不深而本地
風光駘宕人性情以引名教之樂者風雅源流於斯不昧
矣朱子和陳張之作亦曠世而一遇此後唯陳白沙爲能
以風韻寫天真使讀之者如脫鈎而游杜蘅之沚王伯安
厲聲吶喝箇箇人心有仲尼乃游食髡徒夜敲木板叫街
語驕橫鹵莽以鳴其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之說志荒而氣
因之躁陋矣哉

門庭之外更有數種惡詩有似婦人者有似衲子者有似
鄉塾師者有似游食客者婦人衲子非無小慧塾師游客

亦侈高談但其識量不出鍼線蔬筍數米量鹽抽豐告貸
之中古今上下哀樂了不相關卽令揣度言之亦粵人咏
雪但言白冷而已然此數者亦有所自來以爲依據似婦
人者倣國風而失其不淫之度晉宋以後柔曼移於壯夫
近則王辰玉譚友夏中之似衲子者其源自東晉來鍾嶸
謂陶令爲隱逸詩人之宗亦以其量不宏而氣不勝下此
者可知已自是而賈島固其本色陳無已刻意冥搜止墮
壑鹽窠白近則鍾伯敬通身陷入陳仲醇縱饒綺語亦宋
初九僧之流亞耳似塾師游客者衛風北門實爲作俑彼
所謂政散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者夫子錄之以著衛

爲狄滅之因耳陶公飢來驅我去誤墮其中杜陵不審鼓
其餘波嗣後啼飢號寒望門求索之子奉爲羔雉至陳昂
宋登春而醜穢極矣學詩者一染此數家之習白練受污
終不可復白尙戒之哉

艷詩有述歡好者有述怨情者三百篇亦所不廢顧皆流
覽而達其定情非沈迷不反以身爲妖冶之媒也嗣是作
者如荷葉羅裙一色裁昨夜風開露井桃皆艷極而有所
止至如太白烏栖曲諸篇則又寓意高遠尤爲雅奏其述
怨情者在漢人則有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唐人則閨
中少婦不知愁西宮夜靜百花香婉變中自矜風軌迨元

白起而後將身化作妖冶女子備述衾裯中醜態杜牧之
惡其蠱人心敗風俗欲施以典刑非已甚也近則湯義仍
屢爲泚筆而固不失雅步唯譚友夏渾作青樓淫咬鬚眉
盡喪潘之恆輩又無論已清商曲起自晉宋葢里巷淫哇
初非文人所作猶今之劈破玉銀紐絲耳操觚者卽不惜
廉隅亦何至作懊儂歌子夜讀曲

前所列諸惡詩極矣更有猥賤於此者則詩傭是也詩傭
者衰腐廣文應上官之徵索望門幕客受主人之僱託也
彼皆不得已而爲之而宗子相一流得已不已閒則繙書
以求之迫則傾腹以出之攢眉义手自苦何爲其法姓氏

官爵邑里山川寒暄慶弔各以類從移易故實就其腔殼
千篇一律代人悲歡迎頭便喝結煞無餘一起一伏一虛
一實自詫全體無瑕不知透心全死風雅下游至此而濁
穢無加矣宋以上未嘗有也高廷禮作俑於先宗子相承
其衣鉢凡爲傭者得此以搥墮而行而天下之言詩者車
載斗量矣此可爲風雅痛哭者也

咏物詩齊梁始多有之其標格高下猶畫之有匠作有士
氣徵故實寫色澤廣比譬雖極鏤繪之工皆匠氣也又其
卑者餽湊成篇謎也非詩也李嶠稱大手筆詠物尤其屬
意之作裁剪整齊而生意索然亦匠筆耳至盛唐以後始

有卽物達情之作自是寢園春薦後非關御苑鳥銜殘貼
切櫻桃而句皆有意所謂正在阿堵中也黃鶯弄不足含
入未央宮斷不可移咏梅桃李杏而超然元遠如九轉還
丹仙胎自孕矣宋人於此茫然愈工愈拙非但認桃無綠
葉道杏有青枝爲可姍笑已也嗣是作者益趨匠畫里耳
喧傳非俗不賞袁凱以白燕得名而月明漢水初無影雪
滿梁園尙未歸按字求之總成窒礙高季廸梅花非無雅
韻世所傳誦者偏在雪滿山中月明林下之句徐文長袁
中郎皆以此銜巧要之文心不屬何巧之有哉杜陵白小
諸篇蹉跎自尋別路雖風韻不足而如黃大癡寫景蒼莽

不羣作者去彼取此不猶善乎禪家有三量唯現量發光
爲依佛性比量稍有不審便入非量況直從非量中施朱
而赤施粉而白勺水洗之無鹽之色敗露無餘明眼人豈
爲所欺邪

夕堂永日內編終

夕堂永日緒論外編

船山遺書六十五

衡陽王夫之撰

程子與學者說詩經止添數字就本文吟咏再三而精義自見作經義者能爾洵爲最上一乘文字自非與聖經賢傳融液脗合如自胸中流出者不能先輩聞有此意知者鮮自四大家之名立各有蹊徑強經文以就己規格而此風蕩然矣

藝苑品題有大家之目自論詩者推崇李杜始李杜允此命名者抑良有故齊梁以來自命爲作者皆有蹊徑有階級意不逮辭氣不充體於事理情志全無干涉依樣相仍

就中而組織之如塵居櫛比三閒五架門廡廚廁僅取容
身茅茨金碧華儉小異而大體實同拙匠窶人做造卽不
相遠此謂小家李杜則內極才情外周物理言必有意意
必繇衷或雕或率或麗或清或放或斂兼該馳騁唯意所
適而神氣隨御以行如未央建章千門萬戶玲瓏軒豁無
所窒礙此謂大家而論經義者以推王守溪爲大家之宗
守溪止能排當停勻爲三閒五架一衙官廨字耳但令依
倣卽得不甚相遠大義微言皆所不遑研究此正束縛天
下文人學者一微繆而已陋儒喜其有牆可循以走翁然
以大家歸之三百餘年如出一口能不令後人笑一代無

有眼人乎

錢鶴灘與守溪齊名謂之曰錢王兩大家所傳惡不仁者

謂不使加身如避蛇蝎

按此字音褐其螫人之螫字从歇字尚不識何況文理

不使

不仁加身者是何甯靜嚴密工夫而堪此躁戾惡語也惡

如蛇螫乃陳仲子出哇鵝肉忿戾之氣正是不仁以此稱

大家者緣國初人文字止用平淡點綴初學小生無能仿

佛錢王出以鈍斧劈堅木手筆用俗情腐詞着死力講題

面陋人始有津濟翕然推奉譽爲大家而一代制作至成

宏而埽地矣鶴灘自時文外無他表見唯傳吳騷淫俗詞

曲數齣與梁伯龍陳大聲一流狹邪小人競長如此人者

可使引伸經傳之微言乎

下劣文字好作反語亦其天良不容揜處人能言其所知不能言其所不知凡反語皆不善不勤不慎之慝今人晝之所行夜之所思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特此數者終日習熟故自寫供招痛快無蹇澀處若令於聖賢大義微言從正面上體會教從何處下口無怪乎反之不已一正便托開也

無法無脈不復成文字特世所謂成宏法脈者法非法脈非脈耳夫謂之法者如一王所制刑政之章使人奉之奉法者必有所受吏受法於時王經義固受法於題故必以

法從題不可以題從法以法從題者如因情因理得其平
允以題從法者豫擬一法截割題理而入其中如舞文之
吏俾民手足無措且法者合一事之始終而俾成條貫也
一篇之中爲數小幅一揚則又一抑一伏則又一起各自
爲法而析之成局合之異致是爲亂法而已矣謂之脈者
如人身之有十二脈發於趾端達於顛頂藏於肌肉之中
督任衝帶互相爲宅縈繞周回微動而流轉不窮合爲一
人之生理若一呼一諾一挑一繳前後相鉤拽之使合是
傀儡之絲無生氣而但憑牽縱詎可謂之脈邪四家中唯
瞿文懿能無束溼之法而有法無分析鉤鎖之脈而有脈

其餘非所知也

鉤略點綴以達微言上也其次則疏通條達使立言之旨
曉然易見俾學者有所從入又其次則按索幽隱啓人思
致或旁輯古今用徵定理三者之外無經義矣大要在實
其虛以發微虛其實而不窒若以填砌還實而處處止憑
衰弱之氣姑爲搖曳則題之奴隸也四家中亦唯昆湖免
此

填砌最陋填砌濃詞固惡填砌虛字愈闌珊可憎作文無
他法唯勿賤使字耳王楊盧駱唯濫故賤學八大家者之
而其以層疊相疊如刈艸茅無所擇而縛爲一束又如半

死蚓沓拖不耐皆賤也古人修辭立誠下一字卽關生死
會子固張文潛何足效哉

非有吞雲夢者八九之氣不能用兩三疊實字非有輕燕
受風翩翩自得之妙不能疊用三數虛字然一虛一實相
配成句則又俗不可耐故造語之難非嵇川南趙夢白湯
義仍黃石齋尠不墮者

對偶語出於詩賦然西漢盛唐皆以意爲主靈活不滯唯
沈約許渾一流人以取青妃白白矜整鍊大手筆所不屑
也宋人則又集古句爲對偶要亦就彼法中改頭換面其
陋一爾況經義以引伸聖賢意立言初非幕客四六之比

邱仲深自詫博雅而以被髮左衽弱肉強食兩偶句推獎
守溪此七歲童子村塾散學課耳況以韓文對經語其心
目中止知有一韓退之謂可與尼山竝駕陋措大不知好
惡乃至於此

鉤鎖之法守溪開其端尙未盡露痕迹至荆川而以爲秘
密藏茅鹿門所批點八大家全恃此以爲法正與皎然詩
式同一陋耳本非異體何用環紐搖頭掉尾生氣旣已索
然竝將聖賢大義微言拘牽割裂止求傀儡之線牽曳得
動不知用此何爲

一篇載一意一意則白一氣首尾順成謂之成章詩賦雜

深

文經義有合轍者此也以此鑒古今人文字醇疵自見有
皎然詩式而後無詩有八大家文抄而後無文立此法者
自謂善誘童蒙不知引童蒙入荆棘正在於此

賈生治安策偶用繳回語亦緣痛哭流涕長太息說得駭
人故須申明以見其實然耳蘇曾效之便成厭物經義有
云其一則云云有云其云云者此其一耳不曠目不盲止
兩三段文字何用唱籌歷數凡此類皆文抄引之入荆棘
也

司馬班氏史筆也韓歐序記雜文也皆與經義不相涉經
義豎兩義以引伸經文發其立言之旨豈容以史與序記

法攙入一段必與一篇相稱一句必與一段相稱截割彼體生入此中豈復成體要之文章必有體體者自體也婦人而髯童子而有巨人之指掌以此謂之某體某體不亦慎乎

試取曹子桓典論論文范蔚宗後漢書引語張思光自序讀之古人作文字研慮以悅心精嚴如此而欲據一虛起實承反起正倒前鉤後鎖之死法填腔換字自詫宗工何其易也

四大家未立門庭以前作者不無滯拙而詞旨溫厚不徇詞以失意守溪起旣標格局抑專以道勁爲雄怒張之氣

繇此而濫觴焉及文抄盛行周萊峰王荆石始一以蘇曾
爲衣被成片抄襲有文字而無意義至陳棟傳夏器而極
矣隆萬之際一變而愈之於弱靡以語錄代古文以填詞
爲實講以杜撰爲清新以俚語爲調度以挑撮爲工巧若
黃貞父許子遜之流吟舌嬌澀如鳩鵲學語古今來無此
文字遂以湮塞文人之心者數十年語錄者先儒隨口應
問通俗易曉之語其門人不欲潤色失真非自以爲可傳
之章句也以此爲文而更以浮屠半吞不吐之語參之求
文之不蕪穢也得乎文凡三變而其依傍以立戶牖已心
不屬則一而已矣萬曆之季李愚公始以堅蒼驅軟媚方

孟旋始以流宕散俗穴稍復雅正之音於先正冲穆之度未遑領取而其變也亦足以起久病之疴矣

當萬厯中年俚調橫行之下有張君一以誠雖入理未深而獨存雅度君一與許子遜同時昧心之作至子遜而極其樂則生矣一段文字開講處有數樂字鳥語班闕不知音岳音雖猶可謂肉團心有一鍼孔乎

承嘉靖末蘇曾汜濫之餘當萬厯初俚調咿嘍之始顧涇陽先生獨以博大宏通之才豎大義析微言屹然嶽立有制藝以來無可匹敵奪王唐大家之名以推轂先生雖閱百世不能易吾言也但以無可躋攀爲流俗所不歆羨耳

黃蘊生欲問津焉而見地不徹能放而不能收自非實有
得於道要而淹貫古今舍糟粕而吸精液惡能不望崖而
返

錢受之謂黃蘊生嗣歸熙甫非也熙甫但能擺落纖弱以
亢爽居勝地耳其實外腴中枯靜扣之無一語出自赤心
蘊生言皆有意非熙甫所可匹敵但爲史所困又染指韓
蘇未能卓立耳然蘊生當天步將傾之日外則口左禍逼
內則流寇蠡起黃扉則有溫周楊薛之姦中涓則有張彝
憲曹化涓之蠹憂憤填胸一寓之經義抒其忠悃傳之異
代論世者所必不能廢也

陳大士史而橫金正希禪而曲若其離此二者別尋理際
獨至處自成一家固賢於歸熙甫之徒矜規格也若經義
正宗在先輩則嵇川南在後代則黃石齋凌茗柯羅文止
別發精微爲經傳傳神抑惡用鹿門震川鋪排局陣爲也
先輩中若諸理齋孫月峰湯若士趙儕鶴後起如沈去疑
倪伯屏金道隱杜南谷章大力韋孝忍克濟黃岡人姜如須垓
東亦各亭亭獨立分作者一席釋氏有言從門入者不是
家珍特以無門可入絕陋人攀援之徑故人不知元賞耳
孫月峰以紆筆引伸搖動言中之意安詳有度自雅作也
乃其晚年論文批點考工檀弓公穀諸書剔出殊異語以

開

爲奇隋使學者目眩而心熒則所損者大矣萬厯中年杜撰嬌澀之惡習未必不緣此而起考工記乃制度式樣冊子上令士大夫習之勾考工程而下可令工匠解了故刪去文詞務求精覈其中奇字乃三代時方言俗語愚賤通知者非此不足以定物料規制之準非故爲簡僻也檀弓則摘取口中片語如後世世說新語之類初非成章文字公穀二傳先儒固以爲師弟子問答之言非如左氏勒爲成書原自不成尺幅以此思之三書者亦何奇隋之有而欲效法之邪文字至琢字而陋甚以古人文其固陋具眼人自和哄不得

文字至撮弄字面而穢極矣黃葵陽已啓其端至萬厯壬辰而益濫陳懿典憲章文武出題云國憲王章本朝爲重闡文繹武昭代爲尊此是何等語而一時傳誦爲警句嗣後效之以不通者三十餘年崇禎閒諸名人力爲洗滌然猶有云天無子人之聖者爲其子海無內人之聖者居其內德爲聖人四句會墨如此迷惑喪心之語猶拔作南宮首卷文字安得不陋士習安得不偷邪

良知之說充塞天下人以讀書窮理爲戒故隆慶戊辰會試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文以不用集註繇此而求之一轉取士教不先而率不謹人士皆束書不觀無可見長

則以撮弄字句爲巧嬌吟蹇吃恥笑俱忘如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而撮云冰兢念終始典于學而撮云念典乃至市井之談俗醫星相之語如精神命脈遭際探討總之大抵不過是何汚目聒耳之穢詞皆入聖賢口中而不知其可恥此嘉靖乙丑以前雖不雅馴者亦不至是湯賓尹以姪媚小人益鼓其焰而燎原之火卒不可撲實則田一儁黃洪憲倡之於早也

有代字法詩賦用之如月曰望舒星曰玉繩之類或以點染生色其佳者正爾含情然漢人及李杜高岑猶不屑也施之景物已落第二義況字本活而以死句代之乎如敬

則敬更無字可代而所敬與所以敬正自隨所指而異
用代字者以欽翼兢惕代之或以怠荒戲渝反之直是不
識敬字支吾抵塞耳信曰惇篤仁曰慈祥學曰敏求思曰
覃精善曰純粹治曰經理皆代字也先輩中亦有此病自
吳季子小註來有胸有心者不應染指

疊字不可析用如詩賦悠悠而云悠悠迢迢而云迢迢渺渺而
云渺渺皆不成語兢兢業業舊有此文亦不甚雅業業云者
如筍虡上崇牙兩兩相次齟齬不相安之象時文絕去一
字而云兢兢業業不知單一業字則止是功業連兢兢字如何得
成文理此病先輩亦有若嵇川南趙儕鶴諸公則必不作

此生活

欲除俗陋必多讀古人文字以沐浴而膏潤之然讀古人文字以心入古文中則得其精髓若以古文填入心中而亟求吐出則所謂道聽而塗說者耳

經義固必以章句集註爲準但不可背戾以浸淫於異端若註所未備補爲發明正先儒所樂得者如尤公瑛寡人之於國也章文以制產重農救荒分三事而以末段歸重汰獸食發倉廩爲目前應迫救荒之先務救荒而後待來年以重農然後徐及制產乃合孟子之敷施調理井然有序又如金正希侍於君子有三愆文謂人有愆而不自知

唯侍君子乃知有之而慙惶思改見人之不可不就正於君子陳大士欲仁而得仁文謂欲取於民者薄斂而緩征之仁者之政也則所得者民皆樂奉而懷恩固仁者之得也如此乃與不貪相應諸若此類註所未及詎可以非註所有而謂爲異說乎困死俗陋講章中者自不足以語此以酸寒囂競之心說孔孟行藏言之無怍且矜快筆世教焉得而不陵夷哉聖賢雖以撥亂反正安天下爲志然乘六龍以御天潛亢飛躍無不可樂之天無不可安之土而作經義者非取魯衛齊梁之君臣痛罵以洩其忿則悲歌流涕若無以自容其醜甚矣榜前潛下淚眾裏卻藏身孟

深

郊之所以爲郊也愁中天屢陰譚元春之所以爲元春也
而使君子如此其齷齪乎愚嘗判韓退之爲不知道與楊
雄等以進學解送窮文悻悻然怒潛潛然泣此處不分明
則其云堯舜禹湯相傳者何嘗夢見所傳何事經義害道
莫此爲甚反不如詩賦之翛然於春花秋月閒也
擡一官樣字作題目拈一扼要字作眼目自謂名家實則
先儒所謂只好隔壁聽者耳官樣字者如老者安之三句
張受先以王道二字籠罩不知夫子言志時但就面前說
去初未嘗言以此治平天下若論其至處則雖王者亦待
必世後仁之餘方漸與此相應若行王道者何敢易言及

此張之使大正局之使小耳又如哀公問政章以法祖爲
旨者亦官樣話也經文明言人存而後政可舉亡其人則
政雖布在方策而必息故必極學問思辨之力以果能好
學力行知恥而修仁義禮之人道然後可以治天下國家
非但依樣胡盧遽言法祖如王莽之效周公也凡此類皆
大言無當徒使淺學陋人有所倚之巴鼻而已扼要字者
如程子教學者以主敬乃立本以起用非知有此事便休
更不須加功修治之謂如止至善章學脩恂慄威儀內外
交盡德乃盛善乃至仁敬孝慈親賢樂利天德王道之全
豈一敬字遽足以該括之又如道千乘之國章言敬事者

但於事言敬初非主一無適之謂與居敬言居者抑別固該括下四者不得聖賢之學原無扼要乘龍御天無所不用其極扼要之法乃浮屠所謂佛法無多子者孟子謂之執一賊道宋末諸儒雖朱門人士皆暗用象山心法拈一字爲主武斷聖賢之言苟趨捷徑而作經義者依據以塞責萬厯以後惡習熺然流及百年餘燄不熄誠無如之何也

古者字極簡秦程邈作隸書尙止三千字許慎說文亦不逮今字十之二三字簡則取義自廣統此一字隨所用而別熟繹上下文涵泳以求其立言之指則差別畢見矣如

均一心字有以虛靈知覺而言者心之官則思之類是也
有以所存之志而言者先正其心是也有以所發之意而
言者從心所欲是也有以函仁義爲體爲人所獨有異於
禽獸而言者求放心及操則存舍則亡者是也有統性情
而言者四端之心是也有性爲實體心爲虛用與性分言
者盡心知性與張子所云性不知簡其心是也凡言天言
道皆然隨所指而立義彼此相襲則言之成章而必淫於
異端言之無據而不成章則浮辭充幅而不知其所謂大
全小註諸家雜亂於前講章之毒盈天下而否塞晦蒙更
無分曉不能解書何從下筆宜乎爲君子儒者之賤之也

深

陋人以鉤鎖呼應法論文因而以鉤鎖呼應法解書豈古
先聖賢亦從茅鹿門受八大家衣鉢邪如袁公問政章於
知仁勇之仁鉤上仁義禮之仁不動心章以勿求於心之
心鉤上不動之心但困死呼應法中更不使孔孟文理得
通何況精義魔法流行其弊遂至於此

王子敬作一筆艸書世稱墨妙然一帖之中語雖連貫而
字形嚮背各殊必於一筆未免有拗折牽連之病若經義
一題自一理一篇自一意豈容有二筆邪旣必一筆何用
鉤鎖止緣陋人氣不能長如老病喘促必須歇息方更接
續故鉤鎖之法一立而天下翕然從之爲獨參湯以延殘

喘

非此字不足以盡此意則不避其險用此字已足盡此義則不厭其熟言必曲暢而伸則長言而非有餘意可約略而傳則芟繁從簡而非不足嵇川南湯義仍諸老所爲獨絕也避險用熟而意不宣如扣朽木厭熟用險而語成棘如學鳥吟意止此而以虛浮學蘇曾是折腰之蛇義未盡而以迫促仿時調如短項之蛙纔立門庭卽趨魔道四者之病其能免乎

有意之詞雖重亦輕詞皆意也無意而着詞纔有點染卽如蹇驢負重四蹄周章無復有能行之勢故作者必須慎

重揀擇勿以俗尙而輕泚筆至若涇陽先生以龍躍虎踞之才左宜右有隨手合轍意至而詞隨更不勞其揀擇非讀書見道者未許涉其津洑

不博極古今四部書則雖有思致爲俗軟活套所淹殺止可求售於俗吏而牽帶泥水不堪挹取乃一行涉獵便隨筆涌出心靈不發但矜適勁或務曲折或誇饒美不但入理不真且接縫處古調今腔兩相黏合自爾不相浹洽縱令搏成必多敗筆趙儕鶴湯義仍羅文止何嘗一筆做古而時俗軟套脫盡無餘其讀書用意處別也

以外腴中枯評歸熙甫自信爲允其擺脫軟美蹇厲而行

亦自費盡心力乃徒務間架而於題理全無體認則固不能爲有無也且其接縫處矯虔無自然之度固當在許石城張小越之下熙甫子子慕變矯厲爲輕安不失爲儒者之言度越其父遠甚人言殊不知所謂相者舉肥也

自李贄以佞舌惑天下袁中郎焦弱侯不揣而推戴之於是以信筆掃抹爲文字而誚含吐精微鍛鍊高卓者爲齷齪呷醋故萬曆壬辰以後文之俗陋亙古未有如必不經思維者而後爲自然之文則夫子所云草創討論修飾潤色費爾許斟酌亦齷齪呷醋邪比閱陶石簣文集其序記書銘用虛字如蛛絲冒蝶用實字如屐齒黏泥合古今雅

俗堆砌成篇無一字從心坎中過真莊子所謂出言如哇
者不數行卽令人頭重蓋當時所尚如此啓禎開始洗滌
之而艾千子猶以莽莽蒼蒼論文蒼字上聲誤讀爲倉不知莽莽蒼
蒼者卽俗所謂莽撞孟子所云茅塞也

昔人謂書法至顏魯公而壞以其著力太急失晉人風度
也文章本靜業故曰仁者之言藹如也學術風俗皆於此
判別着力急者心氣粗則一發不禁其落筆必重皆囂陵
競亂之徵也俗稱歐蘇等爲大家試取歐陽公文與蘇明
允竝觀其靜躁雅俗貞淫昭然可見心粗筆重則必以縱
橫名法兩家之言爲宗主而心術壞世教陵夷矣明允其

明驗也啓禎諸公欲挽萬_麻俗靡之習而競躁之心勝其
落筆皆如椎擊刻畫愈極得理愈淺雖有才人無可勝澄
清之任就中唯沈去疑杜南谷爲有超然之致猶未醇也
其他勿論已代聖賢以引伸至理而頽面張拳奚足哉□
元詩人如貫雲石薩天錫馮子振欲矯宋詩之衰而羶氣
乘之啓禎文多類此意者亦天實爲之邪

學蘇明允猖狂譎躁如健訟人強辭奪理學曾子固如聽
村老判事止此沒要緊話扳今掉古牽曳不休令人不耐
學王介甫如拙子弟效官腔轉折煩難而精神不屬八家
中唯歐陽永叔無此三病而無能學之者要之更有向上

一路在

譚友夏論詩云一篇之朴以養一句之靈一句之靈能回
一篇之朴藝語爾以朴養靈將置子弟於牧童樵豎中而
望其升孝秀之選乎靈能回朴村塢閒茅苫土壁塑一關
壯繆袞冕執圭席地而坐望其靈之如響爲嗤笑而已慶
麻中經義以一句爭勝皆此說成之曹大章大哉堯之爲
君也章承頭一句云甚矣帝堯之德天德也袁黃贊其壓
倒萬人許獬畏聖人之言起比一句云聖言亦庸言耳場
中以此定爲南宮第一如實思之有何意味如口給人說
酒令適資一笑而已

聞之論弈者曰得理為上取勢次之最下者着文之有警
 句猶碁譜中所註妙着也妙着者求活不得欲殺無從投
 隙以解困厄拙碁之爭勝負者在此若兩俱善奕全局皆
 居勝地無可用此妙着矣非謂句不宜工要當如一片白
 地光明錦不容有一疵類自始至終合以成章意不盡於
 句中孰為警句孰為不警之句哉求工於句者有廓落語
如聖人一天也及非其盛德誰能當此 有陡頓語如甚矣
而王者又上觀千世下觀千世之類 有排對語如被髮
德天德 有鈎牽語如畏聖人之言而云 有排對語如被髮
也之類 有蔓延語如劓襲檀弓不出而圖吾 浮枵
肉強食 其下則有蔓延語如劓襲檀弓不出而圖吾 浮枵
之類 其下則有蔓延語如劓襲檀弓不出而圖吾 浮枵
語後 又進而加詳焉然含糊語如悠然其 答話語如大抵
語後 又進而加詳焉然含糊語如悠然其 答話語如大抵
語後 又進而加詳焉然含糊語如悠然其 答話語如大抵

開

云云者近肥膩語撮必讀古文中庸艷為句如道德仁義禮樂

是之類俗用俗講語殊不知總之類賣弄語如入夢之姬公易逝病市

井語 煙花語 招承語小題文多門面語如天不變道

子必有父諸侯滑利語如君子之仕也文云踐其土而食

必有兄之類嬌媚語如我浮沈之人也與哉及性也而情

須求仕乎凡此類始則偶一作者意與湊合不

比快轉以求媚近則妨用之陋人驚為好句相襲而不知其穢皆於句求工之

拙法啓之也

有所謂開門見山者言見遠山耳固以縹緲遙映為勝若

一山壁立當門而峙與面牆奚異曹子建有面山背壑之

語彼生長譙許已居鄴城未嘗有山恨不逼近危崖若使
果有此室豈不是倒架屋劣文字起處卽着一斗頓語說
煞謂之開門見山不知向後更從何處下筆此弊從仕宦
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來彼作法於涼重復申說一篇
已成兩榭何足法也若環滁皆山也語雖卓立正似遠山
遙映耳陋人自爲文旣爾又且以解聖賢文字如哀公問
政章扼定文武之政四字通章縈繞更不恤下文云何誠
意章以毋自欺也也字應上者字一語說煞後復支離皆
當門一山遮斷遙天遠景豈知古人立言迤邐說去要歸
正在結煞處哉

抑有反此者以虛冒籠起至一二百字始見題面此從蘇
曾得來韓柳歐陽尙不盡然然蘇曾但以施之章疏序記
抒己意者經義自有立言端委如人家族譜但敘本姓源
流何用自從混沌初開盤古出說起也昔人謂之爲壽星
頭洵然

薛方山每於起冒下急出本文此科場論式也論取題而
推廣言之故可揭過經史本文重抒己意經義體聖賢之
言而紬繹之語盡則止一句急出則如喉間骨鯁吞吐皆
難一篇之中分爲兩截勢必更端說起項下安頭此法利
於塾師教劣子弟使易收歸本科段段着想遂翕然稱之

爲大家不虞之譽引人入坑塹如此

羅長源論字學云胸中無數千卷書日用無忠信之行則雖蠶尾銀鈎八法備舉求其落玉垂金流奕清舉者乃至一點亦不可得嘗服膺此言以爲論文之善莫過於是而茅鹿門云吾作文時屋瓦皆爲動搖說得恁髻髻可畏想訟魁代人作訴牒時當如此下筆

看章句集註須理會先儒云何而作此語非可一抹竄入訓詁中暝煙繚繞正使雲山莫辨如子在川上註川流與道爲體恐學者將川流與道判作二事以水爲借譬割斷天人失太極渾淪之本體故下此語初非爲逝者不舍晝

夜作註讀者但識得此意則言水卽以言道自合程子之意不可於夫子意中增此四字反使本旨不得暢白又如鳶飛戾天一段章句有活潑潑語乃以贊子思立言教人之妙使人隨處見道無所執礙以反失當幾之省察故又云其要在慎獨若子思言此初非以鳶飛魚躍爲活潑潑物事駘宕圓融如浮屠水流花開之狂解若不解此謂魚鳥化機流動無恆則正程子所謂弄精魂者故作經義者當置活潑潑三字不須插入但實從道之全體大用充周溥徧上着講此處不分明引金屑入目宜其文之茫茫白霧也

陳大士自云三月而徧讀廿一史目力之勝可知乃其天
之高也一節文字於麻法粗率且未曉了出語便成差異
想其讀史時於麻志無能曉處便擲向一壁去先輩於所
未知約略說過卻無背戾惟不欲誇博敏大士以博敏自
雄故亂道以此推之大士於史凡地理職官兵刑賦役等
志俱不蒙其眄睐若但取列傳艸艸看過於可喜可恨事
或爲擊節或爲按劍則一部鳳洲網鑑足矣何必九十日
工夫繙此充棟冊子邪黃蘊生易經義說麻法較無舛訛
其讀史視大士爲能詳審自不以三月誇速了乃所言麻
法又晉宋以降何承天虞劄一行郭守敬所定歲差定期朔

麻法

等精密之法孔子作易繫傳止據夏周之厯何嘗有此蘊
生知解而不知用亦欲誇博敏之失也近人爭讀近思錄
資時文之用且問渠太極是何物事清虛一大是何形狀
主一無適何以用功若止記取冊子上語句搭得上輒與
鈔寫則近思錄豈詩學大成四六類函供汝道聽塗說者
乎此之謂不知恥

通身倒入古人懷中王莽學周公且供笑罵况誦桀之言
者乎周萊峰王荆石學蘇氏止取法其語言氣勢至說理
處自循正大之矩至陳卧子陳大士將身化作蘇明允開
口便說權說勢權勢二字乃明允譎詐殘忍以商鞅韓非

尉繚爲師賊道殃民之大惡讀孔孟書者何忍效之大士
以文人自命者不足深責卧子嚴氣正性大節凜然而斯
言之玷不可磨能弗爲之惋惜

妖孽作而妖言興周延儒是已萬_麻後作小題文字有諧
謔失度浮豔不雅者然未至如延儒以一代典制文字引
伸聖言者而作豈不爾思踰東家牆等淫穢之詞其無所
忌憚如此伏法之後閨門狼籍不足道乃令神州陸沈而
不可挽悲夫

經義之設本以揚推大義剔發微言或且推廣事理以宣
昭實用小題無當於此數者斯不足以傳世其有截頭縮

腳以善巧脫卸吸引爲工要亦就文句上求語氣於理固無多也守溪作此以剪裁尺幅爲式義味亦復索然特不似後人作諱語耳若荆川則已開諱語一路如曾子養曾皙一段文謂以餘食與人爲春風沂水高致其所與者特家中卑幼耳三家村老翁嫗以卮酒片肉飼幼子童孫亦嚶嚶之狂士乎諱則必鄙倍可笑類如此此風一染筆性浪子插科打諱與優人無別有司乃以此求士可謂之舉國如狂矣唯有一種說事說物單句語於義無與亦無所礙可以靈雋之思致寫令生活此當以唐人小文字爲影本劉蛻孫樵白居易段成式集中短篇潔淨中含靜光遠

致聊擬其筆意以驗宕心靈亦文人之樂事也湯義仍趙
儕鶴王謔菴所得在此劉同人亦往往近之餘皆不足比
數

逆惡頑夫語覆載不容而爲之引伸心先喪矣俗劣有司
以命題試士無行止措大因習爲之備極凶悖如孰謂鄒
人之子知禮乎謨蓋都君咸我績之類何忍把筆長言漢
兒學得胡兒語又替胡兒罵漢人罵漢人且不忍聞何況
射天笞地

橫截數語乃至數十語不顧問答條理甚則割裂上章連
下章極不相蒙之文但取字迹相似者以命題謂之巧搭

萬厯以前無此文字自新學橫行以挑剔字影弄機鋒下
轉語爲妙悟以破句斷章隨拈卽是爲宗風於科場命題
亦不成章句如邦畿千里二節絕去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孟懿子問孝章絕去子曰生事之以禮三句行己有恥使
於四方絕去不辱君命皆所謂搭題也命題如此而求有
典有則之交其可得乎唐人選士命作幽蘭賦舉子傲岸
不肯作主司爲改渥洼馬賦乃曰較可古人獎進人才如
此而以功令束人使相效以趨於卑陋侮聖言而莫敢違
之經義之不足傳非此等使然與
人各占一經已不足以待通儒乃於所占之經視爲續貂

之狗尾塾課先習浮爛之詞文場取塞終篇之責五經大
指已屬面牆先聖精微永隨茅塞詩則採輯詩賦四六中
最下俗豔語用爲無鹽之粉黛咏歎淫泆之意百無一存
春秋則以俗吏爰書訟魁牒狀醜詆之詞取已往之君臣
恣其詬厲數百年來能免此者千無一二近世名人略爲
洗滌詩則黃石齋凌茗柯春秋則劉同人及路君朝陽逸
羣適上庶幾不負明經之目至若周易廣大精微以六虛
盡天人之理數而作經義者限之以君臣出處苟爲位置
若有一姓六名二之相建元九五之君或得或失被以褒
嘉施以誚責加之勸勉曲爲詰問象占時位罔所聞知黑

風吹墮莫能拔出者久矣書唯典謨有論道之言誓誥乃
論臣民之作典謨辭顯而意深自爲一體誓誥則雜以方
言使人易曉辭不通今若有僻奧而大指所歸示生人之
利害作經義者一以危微精一強相附會將與介冑之夫
田野之毗反側之子談心性乎迷而不反者二百餘年啓
禎以來後起諸公雖或不雅馴而窮經得歸趣者閒出焉
方之慶_厓以前自覺積薪居上

科場文字之蹇劣無足深責者名利熱中神不清氣不昌
莫能引心氣以入理而快出之固也況法制嚴酷幾如罪
人之待鞫乎漢晉以上惟不以文字爲仕進之羔雉故各

隨所至而卓然爲一家言隋唐以詩賦取士文場之賦無
一傳者詩唯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一律而已燕許高
岑李杜儲王所傳詩皆仕宦後所作閱物多得景大取精
宏寄意遠自非局促名場者所及經義本儒者分內事而
一行作吏則置之如隔年麻閒有作者祇爲子弟作嫁衣
裳陳啓新謂爲敲門磚子非誣也唯楊貞復宦稿借經義
講學其意良善乃又爲姚江之學所賺非徒見地詖淫文
氣亦迫促衰弱深可惜也

爲一代文人而不遇者多矣則膠庠之下自應有偉人傑
作睥睨今古乃嘉隆以前無一傳者後乃有徐文長渭漏

開

仲容

坦之

張子延

大復

數首行世亦無甚超絕處天啓後

社稿充斥終不脫揣摩蹊徑若錢吉士顧麐士輩欲矯時趨而本領既薄指趣自卑因憶昔與黃岡熊涓公秉李雲田以默作一種文字不犯一時下圓熟語復不生入古人字句取精煉液以靜光達微言所業未竟而天傾文喪生死契闊念及祇爲哽塞

夕堂永日緒論外編

開化圖書館
Uchida Library

南窗漫記引

物必有不可復陽者而況僕乎頽然任之而已顧有難於
自己者自蚤歲侍庭闈泊出承先生長者之席隅及與士
友周旋卽閉顛當之戶於穹谷不乏楚然之音數年來俱
以一淚而絕近則兩耳皆聵杜鵑啼屋後樹亦不復聞然
且寸心猶苦將何措而可哉生無記持性人往往謂不然
此亦何庸欺者嘗讀太極圖說至三百巡隔夕而忘疇昔
所辱贈示之作如張別山先生劉端星中丞湘客金道隱
黃門堡劉浣松太史明遇及上湘龍季霞孔蒸餘杭姚夢
峽湘皆苦思索不得一章其他可知也病中髣髴所憶僅

保殘數章句悽然已乃還自哂人且哀余余何庸爲諸逝
者哀雖然人亦誰且哀余者余固不可不拾零香拈碎玉
爲疇昔哀也亦各如其情也已戊辰天中日南窗記

關化園書
Kachua Libr

南窗漫記

菴齋詩話卷三

船山遺書六十六

衡陽王夫之撰

先徵君受學於伍學父

諱定相

先生先生詩文爲南楚領

喪先徵君與仲父牧石翁杖履周旋時相唱和末年歛意
深靜不復屬意夫之幼曾見一箋爲釋復支和先君韻者
今忘之矣唯於卷尾得見過應山絕頂一絕句原艸青青
入望新歸雲將雨潤輕塵只今江北春將盡渺渺江南愁
殺人戊辰春作也

牧石翁有詩數百首亂後無一存者憶得三十六灣一首
千里平湖水支分六六灣風橫帆影亂壑斷鷓聲聞南北

迷鄉望紆回滯客顏湘靈愁倚瑟徙倚碧雲閒

梁東銘先生

志仁

上元人早受學於吾鄉曾舜徵先生

鳳

儀

以鄉舉宰衡陽清執不合於上官左調羅田甲戌流寇

陷城死之涖官繁冗不廢吟咏曾見其書扇一絕二句云
再來只恐無尋處好記懸崖一古松可謂清絕又入覲道
中寄家兄叔稽近體四首中一聯云渡江十日酒遮屋五
更霜置之薛許昌集中亦爲拔萃矣

亡友文小勇

之勇

有句云人誰從問字風不可開門於江

西宗派體中自居勝地而其荒涼寒苦之狀簡傲絕俗之
致亦槩可見矣小勇所居儻郊外一破屋每日待糴而炊

而長日一卷嘯傲自如斯人亡後毷毷憂貧未壯而氣衰者成乎風俗不復知此風味矣

揭偶句於門廡柱壁蓋春帖之變體也以簡故益不易工

己卯自鄂歸至城陵磯風厲檣折幸得登陸步自磯上走

岳陽小憩岳侯祠見王澄川先生諱永祚題祠柱云爲臣

死忠爲子死孝大丈夫當如此矣南人歸南北人歸北小

朝廷豈求活邪允爲警切矣庚寅秋與鄭子遺中丞遇於

韶州子遺問黃鶴樓柱帖誰佳余未有以對子遺云禰衡

洲上千年恨崔顥樓頭一首詩豈非獨步子遺名古愛江夏人

壬午初秋黃岡王又沂源曾熊渭公秉會同人於黃鶴樓

與者百人各拈韻賦詩渭公作四言末章云試望木末好
花翩翩清明佳氣勃發楹前渭公以禫制不與秋試爲同
人祝也命意不落凡近清明者豈科名足以當之渭公篤
志正學有與李文孫論致知書破姚江之僻爲余序詩以
眉山淮海爲戒著緯恤一帙皆四言也有云帝命元老黃
屋左纛黃屋左纛命之莫保以追刺武陵相荆襄債事而
死也

壬午殘臘小艇泊南昌城下寒雪透篷窗不可忍時張都
御史鳳翔方履江撫之任自揚州駕大官舫已登陸舟停
水次因僦之度歲其中窗間有題句云行人莫上長堤望

開

楓葉蘆花處處愁似是古句墨迹尙新於時天下方將亂
事無不可悲者見此令增慘澹鳳翔以監司賄致節鉞志
意已滿當不知有此語或其幕客所書則亦一有心人也
南昌城北龍沙四圍素沙環擁如銀城雪島中平敞爲禪
室有湯義仍手書門聯云池開沙月白門對杏榆清數十
年矣楮墨未損悠然想見其揮毫之頃

滕王閣連豐市塵名不稱實徒以王勃一序膾炙今古求
所謂飛閣流丹飛雲捲雨者何有也吳下管元心正傳令
永新作一絕書版懸閣上末句云爭傳畫棟珠簾句江上
蘋風笑殺人

高彙旃先生選士於濂溪書院課習之省試後慰諸不第者以詩一聯云鳥自嚶喬木魚無羨武昌敦友誼薄榮名人師之語也

河山無地求弓劍臣子何心飽稻秔滅絕耳根猶有恨破除心事倍多情章文毅公守湘陰時作也見之巴陵李天玉興瑋扇頭天王玉公門人攝臨武令城陷死之

堵牧遊先生遊南嶽問余兄弟避寇處於方廣道中有句云雙溪濺水鳴絲竹一壁初晴負畫圖

牧遊先生於德慶舟中授余軍謠十首令傳之其題則月家鄉馬兒女雨漿洗風曬晾筆先鋒口打仗報瘡疾碁金

丹血筵席營十殿備喪亂艱危之狀天下之不支公心之
徒苦俱於此乎傳之流離中遽失其稿唯憶其營十殿云
烏雲覆眼血牙紅九殿不及十殿凶九殿披枷還帶索十
殿披毛更戴角生生死死九殿中慎勿喫他犬豕藥

上湘洪伯修

業嘉

與同邑龍季霞

孔蒸

以吟咏相尙擺脫

凡近往往得霜鶴唳空之致丙戌開楚闈於衡陽伯修落
第歸徑嶽後賦詩六章寄意宏遠視唐人榜前潛下淚眾
裏卻嫌身如鼈欬耳如云峒雲無故常飛雨蕙帳何心獨
嗜蘭旣俯仰卓然矣至云雕弓白馬三軍客碧杜青蘅一
港風憂世之心視杜陵爲尤蘊藉又云自有古今皆作客

河山相看不相知曹劉咄咄三分耳孫阮僊僊一嘯時此
豈經生心腎中所能有此種性者未幾爲亂兵所害何從
更得斯人與遊大雅哉

季霞與王山長

代

夜話詩云竊聽誰窗外琅然動壁琴蓋

季霞欲與湖上作者矯竟陵纖弱之習追蹤大雅而有志
無時與伯修同時遇害悲夫

丁亥春余以窮愁客上湘日與伯修季霞歐陽予私

淑江

陵李廣生

芳先

痛飲忘昏曉一夕渡漣水就宿僧舍斜月

未沈碧波流映余舉楊大年以鏡中人似面前人對水底
月如天上月語犯合掌而意味短淺季霞曰何似鬢邊霜

作鏡中霜余代云夢中身是故鄉身

劉杜三

自煜

雖早託胎於竟陵而不全墮彼法往往有深

秀之句其將入閩應召徑衡有夜宿前溪

去郡三十里

見寄詩

飄零吾久矣離亂欲何之愁絕遙天暮哀餘斫地時南音同在耳西爽獨支頤相見情無限何能盡所思固自惻惻警人不昧

杜三後有寄予山中詩亦足增人愴然之懷病鶴無枝帶箭飛經年蕪穢惜漁磯繞牀行腳同香飯哀筑當筵仍故衣築室喜聞名士竝望門真被酒傭非一蛇霧隱南天遠綿上何人問割腓

丙戌屯師湖上未能前進一咫而賦歛之重十倍少司馬

天門郭公

都賢

咏雪詩云四望郊寒連島瘦一天白起柰

蕭何督使聞之怒甚嗾悍帥害之會潰敗不果公卒以文
字取禍卒於江陵倪文正公贈公詩云愛他風骨耐他麤
善於言公者也

僧詩本不足拊於檜曹之末唐宋諸名髡技止此耳況今
日哉識量止於其域大無能攝微無能入也余所見者僧
法智一絕有云一步一花無別意香來熏透破袈裟差爲
蔬笋之雄

郭季林有涉園艸一帙竟陵體也其有意致者良自灑然

開

爲摘錄之性情皆有託不但得爲人卽如彼風雨孰知非

周親至德不礙已豈復以等倫觀賽天山不可名雲氣與

之平暑退石苔潤涼生樹葉輕細聽蟬翼寂遙感鴈來聲

澹爾平林際深黃半熟橙秋雨萬山環列一茅亭兀立橫

空出杳冥聞說高人長飲此只堪獨醉不堪醒過劉子參

山亭

豈非天下士所重世閒名令我南原上長吟憶耦耕此季

林見懷詩也余度嶺孤心雖未能見諒然季林自率其退

靜之情殷勤以相規正固自不忍忘之季林名鳳隱

東莞張太史

家玉諡文烈

以全髮起義兵敗墜馬而卒家

人刻其軍中遺藁有詩近百首唯記其一聯云真同喪狗
生無賴縱比流螢死有光

太傅山陰嚴公于端州行宮閣內書芭蕉葉云臣節唯知
懷一冷王言不敢褻雙溫於時有卿貳蒙溫旨者但得一
褒語因詆公不知典故票擬失辭云九卿例得雙溫蓋競
躁之妄言耳故公書此以見意黃岡晏雲章奉常霽明作
排律二十韻以內閣芭蕉爲題余和之今皆忘矣唯記晏
作一聯云天情垂湛露海氣避嚴霜余亦有句云甘露憂
多變綠雲望已長

挑燈說鬼亦無聊飽食長眠未易消雲壓江心天渾噩蝨

開
u a

居豕背地寬饒禍來只有膠投漆病在生憎蝶與儵劣得
狂朋爭一笑虛舟虛谷儘逍遙金衛公堡詔獄後足折臥
舟中余往省之書此見示時余拜疏忤羣小怒亦將謝病
入山矣

太傅瞿公築別館於桂林東岸宮詹張公題春帖云當堦
古樹思堯叟隔岸江山憶伏波桂林道上松宋陳堯叟所
種桂林東門外有伏波試劒石故云二忠遺筆流傳人間
自有傳之者此亦吉光片羽

芋巖李敬公

國相

遺橐屬余訂定今錄其佳句云春流一

道飛蒙茸嫩柳柔荑閒新紅輕鷗點點飛掠水夾岸桃花

笑春風春風度水搖青練溪上落花如飛霰初陽掩映白
雲閒唯有白雲光一片春日溪上有寄頻年寒食山之陞

柳綿撲人今者悲春草漫生滿芳甸春風飄落桃李枝桃

李花飛春欲晚溪流東逐長江遠白雲飛去還飛來飛盡

白雲人未遠寒食山中懷人絕壑愁難託遑知自有身因

之徵旅況能不念伊人日月無私照山川有異垠懷哉于

役者落落聽風塵懷管治仲百粵孤櫬淪荒域生離一夢

慳問天孤鴈字無地釣魚灣挂劍情誰寄焚琴恨未剛蒼

梧有舜蹟君志在其閒哭夏叔直九疑

竭來祁連風鴈行吹忽斷南北各天涯驚魂落空彈沙漠

關

嚴寒難久客遙望衡陽孤岫隔洞庭秋水眇愁余日落長
汀蘆花白欲往從之煙水迷誰嚮深林送飛帛開窗讀之
淚橫流一別二十有八秋鴻飛冥冥干仞外稻粱滿野非
所求孤鴈孤飛孤自哀多君兄弟共裴回獨我此心無可
語深秋夢逐鴈峰來嘉魚李雨蒼占解己酉寄余此詩云
欲涉湖相訪時年七十矣閱兩歲遂長逝不果所至雨蒼
大崖先生裔孫國亡後不應公車唐須竹爲余過其家省
之蕭清戶庭猶楚雲臺風味也楚雲臺白沙築於
嶺南以館大崖者
方密之閣學逃禪潔已授覺浪記荊主青原屢招余將有
所授誦人各有心之詩以答之意乃愈迫書示吉水劉安

士詩以寓從史之至余終不能從而不忍忘其繾綣因錄
於此藥鎗□□一鑪煎霜雪堆頭紙信傳松葉到春原墮
地竹花再種更參天縱遊泉石知同好踏過刀鎗亦偶然
何不翻身行別路瓠落出沒五湖煙

小築如拳之室戲作數詩或和之唯芋巖一首深爲枯木
撒花軀殼爲誰畱相看已白頭從人嗤倔强責自備春秋
寒盡鴻聲斷春歸草色柔餘霞擊晚照峯翠逐人流

鳳皇集阿閣麋鹿遊山樊物性固有常甘苦能竝存偶思
遠塵囂隨意尋桃源自怡得閒曠臨江啟柴門江光散白
雲高枕清心魂形骸已漸忘涕淚聲久吞徒欲憤韓讐深

開

負國士恩材與不材閒願其達者論此雲壑於普市見寄
詩余之交於雲壑以此人無知雲壑者勿望其更知余也
君歸耽石室余亦泛星槎白度桃源境頻尋洞口花江清
一鴈遠天碧數峯斜雲水蒼茫際相思路轉賒雲壑介弟
聯理寄余作也

蒙聖功給事

正發

欸乃聲九十首曾授余訂之其警句則

有片帆影挂前川月透枕霜清五夜鐘藥市藏名嫌有價
鷗羣不亂信忘機荆臺不樂呼先輩高閣從來束腐儒千
里孤身分兩地一天雪意釀同雲潭經積雪波增力樹過
重陽葉盡凋更擬卜居遷赤甲遙憐知己在丹霞

丹霞所居

澹歸者金道隱堡 盡簡圖書藏一葉併裝風雨過三門臨流蒼壁
霑衣翠隔岸懸崖當畫看高峯影浸寒潭黑絕壁光生晚
照紅明犀照水終嫌逼寶劍沈淵免再探小槩不驚浴鷺
穩回潭時積落花深詎可不謂句意雙到

南窗漫記終

薑齋詩臚稿

船山遺書補遺一

衡陽王夫之撰

戊戌嶽後辱戴晉元見訪今來復連榻旃檀口占五

古一首

我居雙髻峯峯雲嘗相護雲裏忽逢君不畏潭龍妒荏苒
十八年夢中時一遇今昔非有殊鬚髮徒蒼素譬如雲隙
月隨處時偶露不知東升烏何有西沈兔明明雙眼孔誰
者爲新故薪易火居然千秋爲旦暮同君宿郊菴四目還
相注回看雙髻雲南飛繞湘樹

示姪孫生蕃

忘卻人間事始識書中字識得書中字自會人間事俗氣
如糲糊封合心竅閉俗氣如嵐瘴寒往熱又至俗氣如炎
蒸而往依坑廁俗氣如游蜂癡迷投窗紙堂堂大丈夫與
古人何異萬里任翱翔何肯縛雙翅鹽米及雞豚瑣屑計
微利市賈及村氓與之爭客氣以我千金軀輕入茶酒肆
汗流浹衣裾拏三而道四既爲儒者流非胥亦非隸高談
問訟獄開口卽賦稅議論官貪廉張脣任譏刺拙者任吾
欺賢者還生忌摩肩觀戲場結友禮廟寺半截織錦襪幾
領厚綿絮更僕數不窮總是孽風吹吾家自維揚來此十
三世雖有文武殊所向惟廉恥不隨濁水流宗支幸不墜

開

傳家一卷書惟在爾立志鳳飛九千仞燕雀獨相視不飲
酸臭漿閒看傍人醉識字識得真俗氣自遠避人字兩撇
捺原與禽字異瀟灑不沾泥便與天無二汝年正英少高
遠何難企醫俗無別方惟有讀書是

大雲山歌

爲熊畏齋社戚翁六秩壽

湘山之高雲山高朱鳥回翮蟠雲翺羣仙握符顧九寓翩
然來下揮旌旄我聞石笈金局在峯頂綠苔不掩珠光炯
邇來六百四十六春秋紫金液老三花鼎鼎裡刀圭人不
識懸待其人烹太極靜如止水暝如雲卽此金壺貯春色
我欲從之君許否願酌紅泉爲君壽松雲蘿月數峯前玉

露凝香挹天酒

重過蓮花峯爲夏叔直讀書處 七律

山陽吹箏不成音淒斷登臨舊碧岑雲積步廊春袖溼燈
寒殘酒夜鐘深河山憾折延陵劍風雨長迷海上琴聞道
九峯通赤帝松杉鶴羽待招尋

同歐子直劉庶僊登小雲山

青天下鏡倒晴空戰壘仙壇碧萬叢終遣屈平疑邃古誰
從阮籍哭英雄大荒落日懸疏檻五嶺孤煙帶遠虹獨坐
上方鐘磬裏消沈無淚灑羊公

寄懷陳耳臣兼懷安福陳二止

緜山月榭夢中秋疏雨湘波一寄愁老大乾坤添戲局蕭
條風月識中流維摩香飯聊長飽魯壁哀絃未易酬爲訪
華山酣睡客可容長笑指神州

春山漫興

千心一病總消除隨處中原且卜居餘草薜根堪藥裏安
流禹治付蒼書枕函帶夢花陰徙釣竹過春篠尾舒霧眼
能畱臨曲沼桃花雖謝長芙蓉

輓烈婦廖周氏

五絕

冒刃扶姑命軀殘刃折鋌至今荒塚裏贏得血痕香

悼亡四首

十年前此曉霜天驚破晨鐘夢亦仙一斷藕絲無續處寒
風落葉灑新阡
讀書帷底夜聞雞茶竈松聲月影西閒福易銷成舊憾單
衾愁絕曉禽嘯
生來傲骨不羞貧何用錢刀卓姓人撒手危崖無著處紅
鑪解脫是前因
記向寒門徹骨迂收書不惜典金珠殘帷斷帳空畱得四
海無家一腐儒

開化圖書館

Wai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關化圖書館

kuahua library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Inches

7

6

5

4

3

2

1



薑齋先生詩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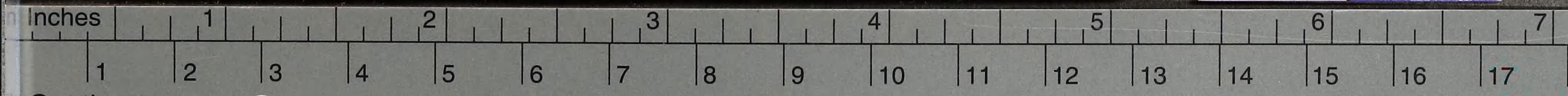
六

開化圖書館
Kankai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